

27, MAY, 1941

斯文

刊月半

第一卷第十三期目錄

✓ 中國民族文學論

奈賢勳

✓ 釋磬

朱錦江

✓ 清代順天府各廳州縣建置考

周蔭棠

玉谿詩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說

程會昌

西康甘孜行紀

柯象峯

* * * *

詩錄

李思遜

劉迺敬

詞錄

編

劉永濟

編主系學文國中 院學文學大陵金

中國民族文學論

余賢勳

文學之產生與其所在之民族，有不可須臾離之關係。此關係可由研究一文學家及其作品而類推得之。研究一文學家及其作品時，不外由其時代環境及其思想經驗特性等，後者則受前者之影響而醞釀而創成。一時代中，即使有外來之思想攪入，（如佛法及近世西洋文明之入我國，）然構成一文學家思想之元素，多不能脫其原始環境所已渲染者。故以思潮言，在中國歷史上顯明之例證，即中華民族固易接受外來思潮，然幾經激盪，每化外來思潮而混合之，或為我有。中華民族在今日世界中，能標出其特立性者，良由是也。探討吾國文化歷史者，言之甚詳，毋待於此喋喋。故論一文學家之作品，不能置其所屬民族於不顧，其研究一國之文學，當亦不能置其國之民族於不顧也。

常人每言，文學乃一時代之產物，換言之，文學為一時代之反映。有某一時代，乃能產生某一種文學。被西人常問，若莎士比亞 W. Shakespeare 生於十四世紀，其才能抑將發展如

在十六世紀乎？吾人亦可移此語以問中國詩人，若杜甫生當清代乾嘉時，其才能抑將如在開元天寶時發展乎？或以為文學既不為時間及空間所囿，又何必有因時代及民族性之異而發生不同之文學？不知作家與作家不同者，乃其思想風格耳。非謂其所寫作悲樂之情，萬物之象也。此國文學與彼國文學不同之點。除文字組織相異外，亦正在此等處為多。

一國之人民，非全生存於其自身思想時代中，若其歷代祖先德教所濡，流風所被，則實及於後世之子孫，今日之人民，又將及於未來之子孫。如此源源相繼，積欠不窮。即以吾國今日國民所奉行之思想行為論，細分之尚不知若干為數千年前之產物。由是可知一國之文學，即為一國國民之反映。過往者乃先民之反映，新興者乃現時之反映，此理至約且明。

至於種族如何構成，及一國國民性如何構成，乃民族人類社會諸部門之問題。若以吾國論，歷代混合其他種族，至於今日，構成一特立之中華國民性，則屬顯然。在於他國，亦莫不

然。譬如美國，其人種至複雜，然其已構成一美國國民性，固毋事別說也。

吾人既明中國國民性具有一特立之精神，則反映於此特立精神之文學，亦必有其特立之性在。今世探討中國民族史及文化史者，或有論列。然治中國文學史者，在於今日，鮮有注意此類問題。此問題即在中國文學中，所反映之中華民族性為何？

論法國文學之特色者，則稱其人民秉承過去歷史，具有優美明快之思考，發爲活潑豐富之詞令。既易接受外來之影響，使之同化，又能影響世界。論德國文學之特色者，則稱德國人民在歐洲爲最富思考力最富學識之民族。論英國人之特色者，則稱其最富於倫理及道德觀念，不多玄想，切近事實。故法德英三國文學所反映之三國國民性，亦正在此。Fredrick Lolise: *A Short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Present Day* 落里依之比較文學史一書，論之甚晰。

至於吾國文學所反映之吾國國民性若何，此難以一二話或一二事統攝之。在昔封建時代，詩經所采各國國風，其間辭語

所表現者，往往爲各國之風土人情。吳季札觀詩於魯，能概知各國之隆污者，由各國之民性，發爲聲歌者之相異也。譬如諷黍離之篇，便知其民倦懷故國之痛。誦三戶之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深識其民志切復仇之殷。此以詩歌論也。至若秦以武力暴天下，而有兼葭之詩，論者猶以爲承周德之遺。唐在周世，去尙世不止千年，吳季子聆其歌，猶曰有陶唐之風。是則民族性反映於詩歌者，其影響深且遠矣。故先秦詩歌，大之則南北所顯示之民性不同，小之則各國間亦有異。此蓋由封建時久雖共戴一主，其民之好尚，及天時地利，都各各異。於是作爲詩歌，抒情感事，每爲其境其俗所囿也明矣。

自秦統一以還，書同文，車同軌，風化所及，蓋莫不同。淺假儒家思想定爲一尊之後，至於今日，中國之政教風俗，較之並世諸國，蓋能特標一文化系統。在此文化系統下之中國國民性，生長涵泳，又能特標一風格。此風格爲何，吾人可於中國文學中所反映者，藉知其底。若今世民族學上所論列者，非吾人題內之事也。茲略以人事分論之，以見一斑。

（一）對己對人

人生之過程，不外失望與滿足二者之交織。此二者之實境

一則當滿足時，卽示得意，一則當失望時，卽示失意。得失之心，無間中外，人所同然，是乃人之處世所必經之程途也。今於中國詩歌中探求中國國民性於此表示爲何若乎？

(A) 富貴 人當富貴，最易驕盈，故孔子與弟子問答，則稱貧而樂富而好禮，爲人生之善行。儒家既以溫柔敦厚爲詩之教，又以溫良恭儉讓，作士君子之美德。中國國民以此相教，歷代遞承，沿波成俗，已數千年。大抵遠則兼善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士君子之志在此者爲獨多。在昔君主，雖貴爲天子，宮有四海，其有詩歌，傳頌後世者，亦多在上慎天命，下懷元元。故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戒慎匪勉之情，溢於言表。後之雄主如漢高者，亦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說者謂高祖既滅羣雄，又翦韓彭，發守成之歎，生悔過之心矣。及至武帝，瓠子歌，乃曰：「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蓋爲愜念民瘼之辭也。武帝好大喜功，其秋風辭曰：「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文中子論其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下迄近世。唐宋人君，若有造作，其旨亦多在天命人事。(如唐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

長，一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其時諸人雖有積作，而文宗獨愛柳二語，按柳語乃用南風歌，中有諷諭，故得人主之心耳。)其例蓋不勝舉也。人君非必飾詞矯語，是乃中國人倫觀之反映。人主立言，有此自然之表示，志得意滿之辭，不足爲人臣訓，不足爲後世法故也。

在於執政及士大夫階級，得志當國，如曹孟德王介甫輩，其所爲言，又復何似？曹曰：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志在託之周公，不卻衆庶，虛己以待，欲成其大也。以孟德之奸猾，尙作是語，不能不歸之於世儒之教，故三國之時，魏之人材獨盛，良有以也。介甫之倔強，於其行新政，可以知之，當其爲郡時，睹斯民之憔悴，乃曰：

「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旱尙何有。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爲，十室災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狀。間關幸見省，鞭笞隨其後。……」

……(感事)

故介甫一旦秉執國鈞，推行新法，排除萬難，其意豈不在斯民乎。他若裴度之在唐世，討滅元凶，鎮懾諸藩，豐功偉業

如此。卒因憲宗納用程異皇甫鏞之徒，使度不能終安相位。故度嘗有詩云：

「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

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蔡蓋是平生。白

日長懸照。蒼蠅慢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

此作雖有斥小人之意，然豈有挾功而悻悻怨君上之語。

故在仕宦。發爲言辭。上則對君國，下則對子民。欲有所盡力

。杜甫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卽前者之意。韋應

物云：「邑有流亡愧俸錢。」卽後者之意。再如白香山詩云：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况彼無衣民。

圓觀村間間。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

燒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歲。農者尤苦辛。願我

當此日。草堂深掩門。褐裘覆絕被。坐臥有餘溫。幸免飢

凍苦。又無壠畝勸。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村居

苦寒）

藹然仁者之語，與元結之春陵行可相表裏。以上各作，皆

在位者之言也。至若士子登科，官階升級，則又如何？人當此

境，未有不色然喜者。惟不至如瘋如狂耳。反之，尙有因此而

愈形搗退者。如白香山詩云：

「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

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尙無過斯位。况

余寒薄者。寵至不自意。騎近白日光。慚非青雲器。天子

方從諫。朝廷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受命已

旬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媿。（初授拾

遺）

古之賢士大夫，授爵登祿，常懼己之不勝任，發如香山之

言者，何可勝數。讀此一作，餘者自知。至於科第之榮，自唐

迄清。士子視之，爲進身之階。一朝得選，舉世爲榮。亦有歸

身蹉跎，不得與選。較今日學校之有程限，博士學士，隨緣即

得者，不可同語。故及第之詩，唐人多有。如歐陽詹及第後開

故園親友詩云：

「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曩豈期。楊葉射頻因偶中。

桂枝材美敢嘗之。稱文作藝方慚德。相賀投篇料愧詞。隨

着褐衣何足羨。如君卽是戴鳴時。」

「得召丘牆淚卻頻。若無公道也無因。門前送勸朱衣吏。

席上啣杯碧落人。半夜笙歌教泥月。平明桃杏放燒春。摩

山雖有歸溪路。爭那酬恩未殺身。」

曹松宴中獻座主杜侍郎詩

上作皆酬恩知己。非有驕矜也。中晚唐間。科第尤為士人

所重。下第之作。如孟郊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刀傷。」又

曰：「一夕起九嗟。夢短不到家。」又曰：「江雁伴我泣。海月

投人驚。」此等苦語。良由世俗所重。冷暖自知。故曹邨及第

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匆匆出九衢。僮僕顏顏異

。」此真寫盡人情。是以一旦得志。而不矜於者。未始非世儒

之教。有以養成之也。又如唐詩紀事卷五十二引易重之事云：

「會昌五年。陳商下進士張漬第一。重次之。後詔白敏中重考

。覆落漬等八人。而重居榜首。有詩寄宜陽兄弟云：

釋磬

磬。石為之。故考工記附玉人之後。說文：磬。樂石也。

从石。設。象懸虞之形。攴。擊之也。古者毋苟氏作磬。苦定

切。曲禮：立則磬折垂佩。疏：身宜儻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

「六年雁序恨分離。詔下今朝遇已知。上國皇風初喜日。

御階恩渥屬身時。內庭再考稱文異。聖主宣名獎藝奇。軟

里仙才若相調。一春攀得兩重枝。」

似此不經見之事。易重之作。不過歸美君上而已。若孟郊

及第詩云：

「昔日蠅蛄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

一日看盡長安花。」

議者以郊非遠器。唐之以科第得失入詩者。當自郊起。要

晚唐尤盛。中國之名教。由議郊之作。足知詩人發言。雖復舒

情。要當知所節制。故炫富矜貴。見之詩者。絕無僅有。即取

見之其他言語行事。罔不為世訕笑。此其概也。

(未完)

朱錦江

左傳：室如懸磬。禮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

人。注：縱殺之曰磬。蓋狀其懸也。再如泉水側出者為磬。人之

磬效等。皆狀直垂斜出之形。甲骨文：磬作磬。前四。十。五

(又作欒(職·十二·)以象懸系及磬身。身爻象擊也。亦直懸之象。而最榮義三禮圖。解說一仍直懸說。圖則作通行對稱之圖。其式如圖一：



果如圖一所示。則所謂磬折者。乃

匍匐之容而非立容矣。按磬之禮制；考

工記云：磬氏爲磬。倨勾一知有半。其

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其一以爲鼓博。參分

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所謂股者。磬體上曲。肖人之股也。

斯謂鼓者。磬體下曲。可以鼓擊者。今以晚周之實物證之。其

度度命分甚符。若周代以前之實物。則僅具磬之雛形。或命分

毫無法度。此時代使然。無足異也。

至磬懸系之狀。爲股端向人面。詳程瑤田答阮中丞書云：

據國語注疏蒙瑛句。以解古人懸磬。當以折處向人面。此精

義也……且股斜出向人面。則於室如懸磬一語。更覺形求惟肖

。一經指出。千古疑不能明者。昭然立辨。又云：磬底股斜出

有偃形。懸籥立其下。仰而擊之。據此：則磬之形態。擊法。

均爲之大白。所謂股端向人。其式如圖二。不當如三禮圖所示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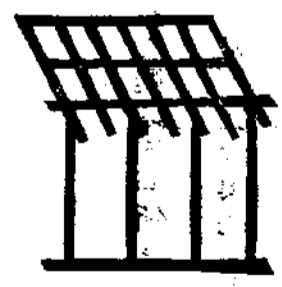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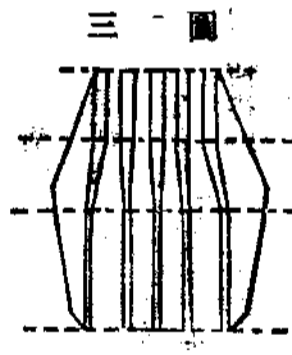


之半面。故稱室內空無所有爲懸磬。

磬制有特與編之分。特磬獨懸。編

磬則編懸爲一組。故實物上輒有左右字

樣。其編懸之式當如圖三。視之恰如室



清代順天府各廳州縣建置考

周蔭棠 漢南

順天府。燕召公之封地。遼曰南京。金曰燕京。元曰大都。明

曰北京。四朝皆都此。而明代之名稱。更動尤繁。洪武元年。

克大都。改名北平府。爲北平行中書省治。而以金陵爲南京。

開封爲北京。九年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遂爲北平承宣

布政使司。永樂元年。以其為龍興之地。罷布政使司。改北平為順天府。置府尹。建北京焉。北京與順天府之名皆自此始。

通州（順治十六年省潞縣入州。）

然其時尚稱行在。至十九年乃以北京為京師。洪熙初。復稱行在。將遷都南京。未果。正統六年。罷稱行在。其後定為京師。

三河縣

。遂不改。清順治元年。建都於此。一仍明舊。凡領州五。通

寶坻縣

。昌平。涿。薊。蓟。縣二十二。大興。宛平。良鄉。固安。

武清縣

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寶坻。涿。順義。密雲。懷

香河縣 本寶坻縣地。明永樂初置梁城千戶所。清雍正九年置縣。

柔。房山。文安。大城。保定。玉田。平谷。遵化。豐潤。十

南潞捕盜廳。康熙二十七年設。同知駐大興縣之黃村。（註六）分轄一州六縣。

六。率省潞縣入通州。領州五。縣二十一。康熙十五年以陵寢所

霧州

在。升遵化為散州。（註一）於是領州六。縣二十。二十七年設

固安縣

國路廳。分轄所屬各州縣。雍正九年增置寧河縣。乾隆八年升

永清縣

遵化州為直隸州。而以玉田豐潤二縣往屬。自是以後。順天府

東安縣

凡領廳四。州五。縣十九。

文安縣

專轄捕盜廳。康熙二十七年設。轄通。薊。遵化三州。三

大城縣

河。寶坻。武清。香河。玉田。豐潤。六縣。雍正三年。武清

保定縣

縣往屬天津直隸州（註二）四年復還屬。九年增置寧河縣。（註

西路捕盜廳。康熙二十七年設。同知駐宛平縣之盧溝橋。（註七）一州四縣。

三）乾隆八年升遵化州為直隸州。以玉田豐潤二縣往屬。（註

四）同知（註五）註通州。分轄二州五縣。

太興縣 京縣。京城內。治府東境。

宛平縣 京縣。京城內。治府西境。

涿州

良鄉縣

房山縣

捕盜廳。康熙二十七年設。同知駐昌平州南二十里。

昌平州 (註八)分轄。一州四縣。

順義縣

密雲縣

懷柔縣

平谷縣

註一。清之東陵在遵化州。西陵在易州。孝陵(順治)景陵

(康熙)皆在東陵。泰陵(雍正)在西陵。雍正十三年

玉谿詩「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說

程會昌

「暫憑樽酒送無憐，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惟有別，

春風爭擬惜長條？」

「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崩，十一年已預定易州為葬地，升為直隸州矣。易州可與遵化州參看。

註二。清通志、清通志、及會典事例，謂雍正二年改天津衛為直隸州。誤。清通考及東華錄作雍正三年。是也。清三通關於武清縣與河間府之清縣靜海縣。同時往屬天津直隸州。皆未提及。誤。東華錄可補足之。

註三。清通志及會典事例，謂雍正元年設寧河縣。誤。清通典及東華錄作雍正九年。是也。

註四。據清通考。雍正三年以玉田豐潤二縣往屬永平府。乾隆八年以二縣自永平府還屬。

註五。以下南路、西路、北路。捕盜同知之外。各設司獄一。

註六。民國十七年移大興縣縣治於黃村。

註七。民國十七年宛平縣治劃入北平特別市。遂移縣治于蘆溝橋。

註八。亦名沙河店。明永樂中建行宮於此。嘉靖中築城垣之。亦名聚華城。

玉谿詩治少陵昌谷於一鋪。深穩精麗，中晚之際，斷推大
家。揚劉以還，標舉者衆矣。而此兩首，情真語豁，自來讀者
，或未留心。余披讀之餘，乃頗覺其義契唱酬，辭兼復往，實
誠鑒於古人贈答之體，而非率爾連章如他篇者焉。謹據舊聞，
略申鄙見如次：

考五言既興，贈答始盛。若春秋之聘問稱詩，是其濫觴。
然皆習引前製，罕有主名，則會稽章氏所謂言公之例也。詩品
謂「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又以爲秦嘉徐淑之作
「事既可傷，文亦淒怨。覽其贈答，庶幾德音」。此其端也。

魏晉以還，聲詩蒸蔚，應對之際，十恥不文。則有甞勉之
，長淵備采於一潘；燕婉之求，彥先乞靈於二陸。捉刀之途
，投瓜之美斯備。而古意遂失矣。

逮七衛創格，擬古始多。謝客鄴中之集，托建安而追成八
章；江郎雜體之詩，效古今而亦得卅首。三唐以來，作者猥衆
。其稱則擬前人之贈答，寄遙意於今茲。若玉谿集中有「代越
善房妓嘲徐公主」，「代貴公主」，及「代魏宮私贈」，「代
元城吳令暗爲答」四篇，是其例已。（「代魏宮私贈」題下自
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歿。追代其意，何必同時？亦廣子

夜鬼歌之流。」言至明晰。）

準此而談，則贈答之體，蓋有三變。自爲贈答，其始也。
代爲贈答，其次也。擬爲贈答，又其次也。然此猶未盡厥蘊也
。

若茲兩首，則於斯體，蓋遺貌而師心，雖無報投之目，實
含往復之意。如上云：「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
「似但重別離之苦，何愛柔條。而下云：「爲報行人休畫撥，
半留相送半迎歸。」則以言會合之情，尙期來日。其針鋒相對
，機巧無方，求諸前式之中，惟有贈答爲爾。豈非所自出哉？
殆可謂其別子也。

集中別有「北齊」二首。其一云：「一笑相傾國便亡，何
勞荆棘始堪傷。小橫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其二云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破休回顧，更
請君王獵一圍。」機杼與此大同，亦可參照。

按管輅山論唐人七絕，謂玉谿「直欲於前賢之外，另闢一
奇。絕句秘藏，至是盡洩。後人更無可以展拓處。」此或其一
證。然輅山選「讀雪山房唐詩鈔」，於此兩篇僅取其第一首，
似於連章之故，不盡瞭然。則識鑿雖精，未達一間，又信乎解

人難索耳。

夫玉銘記誦浩穰，嘗有已有「瀨祭」之稱；衣被方來，後世更啓「擇持」之請。年代既遠，省識爲難。故遺山發唱，寄渴望於鄭箋；貽上廣歌，致褒辭於釋子。而勝朝學風，特崇考

西康甘孜行記

柯象峯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晨興早膳後，候韓通事未至，遂於九時許，偕益堂、福盛、國富、國良等赴各商店購置藏方衣料，以備贈送；並搜購康人生活用具，作標本之用。首赴一二漢人商店，無甚貨品，尤缺藏貨。

繼赴喇嘛寺商店，及康人商店，雖稍有氈毯、藏片、夾子呢、狐皮等，多係英印商品，狐皮價亦昂，高過北平二倍以上，且各貨不多；想見商業凋敝之狀，尙未復興也。康人交易爽直，索價多割一不二。結果，均決定不購衣物，僅購標本數事而歸。如木碗也，蠻靴也，腰帶及腰飾也，蠻刀也，法鐘法鼓也，不一而足。在購貨時，發現有日製之風鏡，價廉而適用。日本人之經濟推展，可謂無孔不入矣。返廬後，因閑居無事，遂再

據。則石林草創，長孺踵而潤色；二徐繼軌，一馮集其大成。博奧可通，蓋罔不由斯道矣。惟是故實之爬梳，雖蒙休於蠶書；詩法之推闡，容有俟乎後生。因疏臆說，就正方聞云爾。

民國三十年二月

赴近門處之商會，細談本地度量衡制度，悉此地新度量衡尚未推行，故沿用舊制。如九八之十六兩秤，三十斤之斗，及舊尺等。而康人無長度之觀念。斗之大小不一，由十斤至八十斤不等。普通稱一袋約三斗合九十斤，故多用衡。康人衡制，每斤十兩，每斤約六倍於漢秤。長度則論方，或以二手伸長比之，名曰一拃。談畢度量衡制後，復稍談及康人生活，藉供印證。十二時返廬中膳，飯後抄填搜集材料，二時半候韓通事仍未至，國富代向喇嘛寺印經返寓云：「縣署正在審案，韓任翻譯，譯畢方得來。」遂相約至縣署觀審，案爲三馬賊，曾盜班禪行轅良馬十餘，尋獲三人，原告佐證俱全。章縣長坐堂之形式，儼然與前清時相仿。鳴砲升堂，護衛刑具俱全。審訊之方式口

語，多用清式，由翻譯傳語，奈該賊不招，用壓桿刑及以香火燒背刑，昏去一次，仍無口供乃鳴砲退堂，遂爲之攝影數幀。軍縣長下樓晤談，適合攝數影於門前而別。遂由韓通事領至一夫多妻家庭訪問，夫爲一陝康人之混血兒，爲二姊妹之上門婿。夫前係喇嘛，因愛二女，而還俗結婚。家庭之組合，此又一典型矣。調查畢返寓，約解科長介紹趨晤朱福南先生於喇嘛寺。朱爲班佛行轅駐京辦事處主任，云係一童男子（？）大修持之人，入門見有羊二匹懸紅黃布，云係放生者。上樓時朱先生出迓至室中，屋中陳設雅潔，四壁多懸佛像，起居用品似康僧，遂談及佛教之興衰及教義，達一小時。朱君適有人贈牛肉包子一盤，余等得其邀請，各食二三枚，時已近黃昏，一僧至，遂辭別返寓，晚膳後，微感不適，想係食品不潔所致，遂早眠。但同居之行轅衛士（多青海人。）有與康女結臨時姻緣者，歡笑之聲甚大，打破沉寂不少。而居停主人，終日靜坐呼誦誦經不休，亦可覘康人之修持生活於一二矣。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昨因飲食稍有不慎，致感不適，夜間稍好，是夜失眠二小時，故今早起身稍晏。八時早膳，八時半補記日記。今日爲康人摩

頂節日。（亦曰澤沐澤會，一種宗教儀式）故九時許與益榮盛及寧何二君乘騎前往參觀。一見紅男綠女，老幼窮富，皆着上最佳麗之衣飾，前往參加。向東行過公共體育場，四五里抵一廣場，卽會場之所在。傍山近河，風景佳麗。至則已有不少帳幕紮於彼，有爲喇嘛住所，有爲平民住所。帳幕或爲布製，或爲牛毛織製。每一單位多爲一家屬。男女皆欣欣然度此野外休息生活兼參加宗教典禮。正中爲規模較大裝飾富麗之大帳蓬，爲大喇嘛舉行典禮之所。余因時間尚早，偕武君福盛先登高樓攝全景。下山時，便道赴西康地方稅局甘孜地方分局參觀，悉此局月可收入壹仟元，冬春稅收較大。出品爲藏貨，藥材，運入康定。入口貨多爲茶，布等日用品。遂索得稅則及每月稅收表各一份而別。路過各帳幕見有衣飾服裝特異者，多爲之攝影。至大喇嘛幕前時，典禮正擬開始，其前奏曲爲掌教喇嘛宗晒在內幕先誦咒語養靜，半小時後，外幕除去，見宗晒坐於錦榻上誦經，榻前及左手小几上，置法器及供奉數事。宗晒旋更衣，鐵棒喇嘛持鐵棒荷戴冠（黃色。）分立帳外維持秩序。款手二人，着制服，吹喇叭，聲響清越。衆喇嘛逐一趨幕前行叩首禮，方式爲先合掌，自頂至胸作三套式之揖，然後跪下三五

次至九次不等。台正中前爲大喇嘛跪坐處，各衣繡衣披蓋袈裟，手中捧有塔形供奉，如豆麥等品，似在此收獲期間，以所收穫之食品供獻于神。其旁及後面席地坐者爲喇嘛查巴，再後爲平民，多一一先行禮後，再跪坐。女子多掛紅綢帶，云係避穢。老喇嘛不時燒柏枝吹煙於女子叢集處，亦有避穢之意（？）此爲第一幕之幕景。宗晒首唸經數四，大喇嘛等老聲和之。唸畢前宗晒下座手捧一鍍金小盤，上置小金鼎，及紅棗，趨衆生前，一以盤底觸其首，得之者皆欣欣然有喜色。台前男女老幼不下五六百人，達一小時始畢。第二幕爲獻禮及答禮，由喇嘛列成一直行，手持禮物，如皮、茶、哈帶，現金，碗兒糖等先誦經，誦畢，一趨前獻禮，座旁數喇嘛則以絲條（紅藍黃不一）每人頭頸捲掛一片，行至宗晒右手前，宗晒以手觸其首。（曰摩頂。）觸畢一一行經左手邊退席，並領食藏紅花酒一口及糌粑酥油丸一顆，酒多置掌中飲之，丸爲紅色。喇嘛行禮畢，平民繼之列隊魚貫而來，其方式多相同惟大喇嘛不再以手觸其首而代之以佛纓碰其首以達意，因人數甚多，有自四境趕來者，故一小時以上方畢。余爲好奇心所使，費洋二元，換得紅藍黃色咒絲條五六根，留爲他日之紀念。此項宗教儀式

雖初視之，似無意義，但在信仰上精神安慰上，社會意識上，喇嘛之權威上，實具有極重大之意義，無怪乎喇嘛寺對於民衆號召力之偉大深刻也。返寓午膳，時已近二時矣。飯後朱福南先生來，晤談半小時，相約明日可同行。朱君去後，三時許，偕徐程二君，同赴縣署談各項問題。章縣長人極爽直，且善辭令，談二小時不倦，其所談要點有（一）土司制度妨害施政之處爲康民多有民族界限，漢官如流水，土司如磐石，故視土司爲彼等之民族領袖，民衆對彼等之信仰勝於漢官。其次土司分配差地差房，且常施小惠，康人極爲感幸。再其次漢官良莠不齊，遇貪污者及不諳康情者，多失康人歡。如欲剷除，現尙非其時。目前只得用親善政策以編廢之。現與孔營長其相得，即擒賊先擒王之意。（二）喇嘛寺爲宗教生活之中心，喇嘛團時亦爲文化人。南部喇嘛寺復多設有槍械者，故對於康民之反叛常居於發縱指揮地位。時而干政，私自審訊，且有脅迫縣長之舉。故縣長號令多不出縣署。大寺人數，動輒數千，更易爲患。政治上軌道時，宜有以整頓之，此時亦只得用敷衍政策。（三）地方組織爲區保村制。漢人爲保甲制。康人有大總保即區長，保正及村長，村長下有俄巴即公差。現全縣有人口二萬三千，內

喇嘛六千人，餘爲康人，男女相若，但其中漢人不及十一。且多係男子現該縣有四區。(四)縣府組織依照政府規定，但司法則多依前清舊例及地方習慣。財政每月八百餘元不足以養人才。款由各縣交換遞解，使各縣不得直接領支(五)被任邊疆官吏，多年未遇姦案，買賣土地案及離婚案，可以象徵男女關係之自由及公有土地之無交易也(六)穆洛娃之招安。(七)牛廠娃之生活概況。(以石渠爲例)。(八)德欽汪母之婚姻難。(九)孔撤土司(孔土婦時)之兼併麻孜土司。土司之血親關係。(十)土司及大喇嘛之常同出於一門第。(十一)移民問題該縣尙可容四萬人。談話畢，並捐贖洋二十元爲地方建立圖書館之費用，聊表贊助地方文化之意；並請派土兵一名爲嚮導，明日出發時，可繞道至牛廠娃處參觀。晚飯時，章縣長送路菜三事；晚飯後，孔營長亦送路菜，(臘肉及大餅。均一一領謝。晚記日記畢，躍足後就寢。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晨起整理行裝，早膳後已七時，驟夫看騾不慎，失其一。後雖覓得，已誤出發時間達一小時矣。雖欲加譴責，恐亦無補於事耳。德欽汪母，位居本地康人領袖，復送食品，以壯行色，故路

過彼寓時，琴樓告辭，互道謝意後，孔營長送至大門外而別。上馬時楊團副代表軍縣，乘馬相送，縣府所派二土兵(一爲營司務長，一爲土兵。)亦乘馬措刀護送，過時章縣長已先在，代表地方遠道相送，主客殷勤道別，並攝一影，以留紀念。孔營長所派保正，亦追跡各贈一哈帶表敬意。沿途考查，禮貌招待之周，地方官民之融洽，應推此地爲首。行完三十里之兵馬路，過蒲玉龍翻山脊，已十二時，遂在農家打尖。繼由土兵領導沿山谷及溪水行約二里，真所謂深入桃源矣。最後翻山時，見牛羊羣，牛毛蓬累累，此即吾儕今日所欲調查之牛廠娃也。此村約二十五六家，余等搭帳蓬於山頂，鄰近二牛廠娃家，佈置就緒，遂赴彼等家庭巡視及訪問，填表一份。每家約有牛百餘首，馬羊各數十匹。而謠報爲數十匹，蓋恐懼我等之加稅也。夜飯後八時就寢初有小風雨，繼而天晴亦云幸矣！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夜雨移時即停，夜間雖無月色，而星光甚明，幕中能見物，想係高山地勢高聳所致。因見於龍燈壩風雨侵襲之經驗，及懼夜間過冷之故，未得熟眠。屢醒屢眠，五時即未再睡。天微明起身，晨光曦微，在山頂上高瞻遠矚，晨曦及雪山在望，風景特異

爲平生所僅見。整理及進餐工作畢，八時首途，除甘孜派來之晉司務長德榮及土兵外，另加牛廠方面荷槍乘馬之二十兵護送，因此區曾有盜匪（棒客）出沒也。四人細心維護，尤以晉爲最，沿山谷向哈薩進發，多時時注意水陸路徑之安全。至近哈薩大道時，晉等先告辭返甘，遂爲全體護兵各攝一影。並重賞二人而別。荷槍之二土兵，送至哈薩村亦加犒賞遣之回村，二人雙手分擔腰間，鞠躬再四而去。午打尖於丹角下遊空場上。余因已步行五里，擬復上坐騎，因人乏體重，跨鞍稍慢，爲騾所掀蹶，手肘受傷，幸不甚重。想該騾亦覺疲乏而有此拒絕乘騎之妄舉耳。幸距休息處甚近，遂解囊稍敷以藥，並裹紮之，當無大碍也。用點心後二時許，繼續前進，路過處多狹谷窄路，尤以山崩處更爲險阻，因水急路沒，不得不攀崖而過也。山岩之水泉復下瀉，泥濘極易嵌足。行十餘里，抵日巴村，最後過一土崩水阻處，騾夫領牲口上半山探路，通事寧君國富，忽由隊後趨向山脚水深處，逕欲冒險涉水而過。其自告奮勇，努

力奉公之處，自是青年有爲者之個性，惜性情急躁，不聽余等呼阻，仍以繼續涉渡自濠。一剎那間，馬於泥沙處，足陷忽深，不旋踵爲急流衝去丈餘，轉入洪濤中。馬在寧君坐下，首先淹沒，寧君沉沒數秒鐘，僅在中流頭部浮出呼救一次，遂失蹤影。余等無人善泅，况在急流中，除目瞪口呆希冀其稍識水性能自泅外急切無解救辦法。雖派騾夫奔赴下遊以冀萬一獲救外，毫無結果。此一幕悲劇之表演僅數分鐘，而人馬俱亡。康地道途無安全保障，固屬一因，而寧君不鑒甘孜某科員淹死之前車，疏忽喪命，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傷心慘目有如斯耶！余等悲憫之餘，欲尋保正報告，並託其在境內撈屍，遂轉道後面山崗行抵雄雞嶺左近之根達村，廬前甲長處，請彼等設法打撈，並在縣府懸賞以待。九時夜飯，十時睡眠。惜夜間心緒不寧，難以安眠。一則悲寧君之慘遇；向時亦感人生如秋風掃落葉之易逝也。

詩錄

讀子駿來書知星輝病歿星輝與予為總角之交平日備極友愛今予健在而星輝已名登鬼錄思之令人
愴痛不已茲之所在聊寫悲懷星輝有知當不以予為迂闊也

李思遜 仿溪

開函讀訃書。知君已撒手。念此豪放人。一死或非偶。去歲過君居。民廿七年星輝母蔣太夫人八秋榮慶予曾往賀健飯驚下走。

。日月跳雙丸。移時殊未久。憶昔同庠遊。襟懷每分割。羨君冰雪姿。穩重能持守。淵默惟養恬。

博君養恬亦子學友德齊兼地醜。譬諸松竹梅。歲寒成三友。結識雖韶齡。取捨頗不苟。媿吾遭屯蹇。棄置類敝

帚。顧茲廿年間。聞君曾怒吼。板盪乃西歸。馳書問蒲柳。把握蒙諫諍。名成有先後。語短見情長。

。久思銘座右。今春君飛鳴。君新任省參議員還疑天獨厚。如何被饑驅。子駿來書謂星輝不赴西昌不致病死隳頽臥窗牖。大廈

忽崩摧。華扁難任咎。溫飽固所宜。饑寒須忍受。今君竟長遊。此意更何有。宿草且萌芽。魂兮應

不朽。人生縱百年。依然類芻狗。擱筆既長歎。兀坐頻搔首。耿耿夜何長。天寒炯星斗。君若感吾

詩。夢魂須報某。

感春

劉迺敬

何日還鄉國。問君知不知。一年容易過。門柳又垂絲。

春風復幾日。滿眼放紅花。莫戀西川好。江南尚有家。

春城春雨夜。夢裏到家鄉。醒聽杜鵑叫。一聲一斷腸。

錦官花簇簇。江左近如何。欲上城頭望。風生煙霧多。

詞錄

誦 帝 堪 詞

劉永濟 弘度

臨江仙

聞道錦江成渭水。花光紅似長安。銅駝空自泣秋烟。綺羅興廢外。歌酒死生間。野哭千家腸已斷。蟲沙猶望生還。金湯何計覓泥丸。西南容有地。東北更無天。

鷓鴣天

偶檢論文舊藁有感於僞江南近事賦寄學衡社友迪生雨僧兩兄

凝碧無人賦舊愁。鮫涎腥汗禁池頭。龍琶妙解方矜寵。畫燭通明那障羞。欺末俗。詆前修。文章何止類俳優。可憐辛有空前識。不到為戎總不休。

浣溪沙

行到蠶叢地盡頭。淒清雲物又成秋。消憂難覓仲宣樓。賸水吞聲過楚峽。斜陽凝血下神州。欲呼辭魄弔高丘。

前調

湖水湖雲歷劫中。楚蘭新怨滿西風。風前閒憶舊房櫳。窗遞水聲添研潤。瓶供霜艷鬪燈紅。那時情味夢匆匆。

前調

寄湘弟遂園

驅雁悲風颯颯生。林園推枕有人驚。陟岡詩就亂愁并。萬里空山餘老屋。百年喬木聚疲氓。殘鏡衰鬢苦蓬縈。

啓事(一)

敬啓者本刊第十一期披露慨助胡翔冬先生獎學基金之余竹平
裴少華兩先生台銜排印時均將先生二字遺漏用特聲明並致歉
意

啓事(二)

本刊現因紙價工資同時猛漲對於原來訂價亦不得不酌量增加
茲暫定全年訂價國幣五元半年二元五角尙希愛閱本刊諸君子
以原諒爲幸

啓事(三)

胡翔冬先生自怡齋詩重印現已出版惟因紙價工資同時高漲不
得不將原訂價酌予增加每册定價三元代售處金陵大學文學院
院長室

啓事(四)

敬啓者本社出版之斯文半月刊第一、二期業經售完現各處閱
者仍不斷向本社徵購茲爲酬答閱者雅意起見特備價徵求倘蒙
割愛願照原定價加倍收回并希示知爲荷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爲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文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爲限。須瞻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爲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零售每份暫定價二角五分 (郵費在內)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場)

電話：二二三三號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外南國學巷

代售處 本埠及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已在呈請登記中▼